

烟台故事

追忆抗日英雄臧福兴

臧瑞玉

臧福兴(1919~1940),招远市夏甸镇上庄人。1937年3月参加革命,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招远第四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班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排长,1939年9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四团特务连连长。1940年6月,奉命率部阻击进犯日寇,掩护其他人员转移,在招远灵山同数倍于己的日军作战时英勇牺牲。

脱下长衫成为八路军战士

1919年7月,臧福兴出生在招远上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兄弟姐妹7人。1927年臧福兴在本村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生性好动,学习之余经常组织小同学开展各种活动,是有名的孩子王,虽常常惹祸,但也深得老师喜爱。1933年,臧福兴考入招远县立第五高级小学学习。在道头“五小”学习期间,受李厚生、王德安、臧商彝等中共招远特别支部成员的影响,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了解,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参与

奋勇杀敌取得辉煌战果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暂时停止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进攻,把主要矛头转向华北敌后战场。驻青岛伪自治军总司令张宗援(系日本人冒用汉名,本名仓谷次太郎)纠集伪军刘桂堂、张步云、赵保原等部5000余人,依托平度城,向我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五支队当即提出“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保卫家乡,主动打击敌人”的口号。司令员高锦纯率61、62团开赴平度城北40里之大青杨村一带,准备阻击北犯之敌。

10月15日,平度伪军出动赵保原部2000余人,附轻重机枪17挺、火炮4门,向我驻大青杨地区部队实施秘密包围。16日晨,伪军首先以部分兵力偷袭臧福

灵山战役血洒家乡热土

臧福兴多次奉命回到家乡开展抗战救亡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活动,在1938年到1940年间,共动员包括下庄的田明兰、田子文姐弟,上庄的臧进海等50余人参加了八路军,胞弟臧福林也在其影响下于1948年参加了解放军。

1940年5月下旬,正在家乡招兵的臧福兴奉命返队,母亲李进荣满脸热泪,抓住儿子的手,深情地喊着他的乳名:“枪儿,等回来吃杏啊。”臧福兴看着家里那颗挂满果实的杏树,紧紧地握住妈妈的双手,坚定地说:“一定回来。”然后转身毅然离去。

1940年6月1日,日军纠集驻青岛、烟台、招远、掖县、平度、潍县的敌人数千,对胶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驻招远县蚕庄一带的敌人,为拔去扼守在灵山的我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四团这个“眼中钉”,以扫除其掠夺中国黄金的障碍,趁机于6月5日纠合扫荡之敌向灵

追寻英雄的革命足迹

臧福兴就是我的二伯父。我是从小听着奶奶讲我二伯父的故事长大的,二伯父的优秀品质、革命情操和在工作中的那股劲头影响了我的一生。奶奶说,那年你二伯父回来招兵的时候,多次到招兵对象田明兰、田子文姐弟家里做扫地、打水、除粪等各种的家务劳动和农活,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执着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这对姐弟的母亲,使这对姐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过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马列主义等秘密活动。1935年,在黄县县立中学读书期间,臧福兴利用上学及返乡的机会,走街串户,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

1936年,臧福兴通过李厚生与胶东特委招远特支委取得了联系,并于1937年3月参加了胶东特委招远特支委的外围组织。1937年11月,响应党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回到家乡招远第四区高山洼协助李厚生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并担任新组建的

兴所在的我61团驻棘子嶂村连队,该连寡不敌众,分两路撤至北盛家村和大青杨村一线。赵保原伪军在重武器的掩护下,向61团阵地发起猛攻。臧福兴等数千干部战士都是初次参加战斗,没什么战斗经验,而且武器低劣,除了那挺吴佩孚献出的重机枪外,其余多为破旧步枪、手枪、大刀和手榴弹。但指战员们毫不畏惧,据守阵地,顽强抗击敌人,从早晨到下午4时,连续打退伪军3次进攻,毙伤其230余人。臧福兴在激战中多处负伤,仍坚持战斗。同日下午,伪军又向平度西北长乐、店子一带进犯,遭我62团2营坚决阻击,伤亡惨重。敌久攻不下,被迫于傍晚退回平度,多日不敢出动。大青杨战斗是胶东抗战史上首次与敌人进

山围来。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十四团留下一营和特务连坚守灵山阵地,掩护当地群众和胶东区机关及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胶东支校安全转移。

6月6日,灵山战役在西山王家村西北角的灵山上打响,这次战役是招远对敌斗争史上一次非常有影响力的战斗。凌晨,敌人在炮火掩护下,轮番向灵山进攻。十四团一营和特务连英勇抗击。半山腰上,敌人被炸得尸体横飞,欲进不得,便重新调兵遣将,将三路攻山队伍合并为两路,在炮火掩护下朝灵山发起强攻。猛烈的火力,将特务连与一营隔离。

臧福兴率特务连随副团长宋子良、政委张咨明在灵山北侧设阵地与敌苦战,特务连作为十四团装备最好的连队,既要阻击敌人,又要保护团首长的安全,任务十分艰巨。作为连长的臧福兴深感责任重大,但他临危不惧,冷静地指挥着战士们沉着应敌。面对强大的敌军,战

那年,奶奶在杏树下送走二伯父后,就一直盼望着她的“枪儿”能够再次归来。每当杏儿挂满枝头时,树下总能看到一个翘首期盼的孤独身影。直到1945年的某一天,手里捧着政府送来的二伯父的烈士证书的奶奶,眼中充满了泪水。

新中国成立后,当每年收到生产队里补给的工分,春节时分给的半套猪下货及以后的月份钱等烈属待遇,奶奶在感谢政府优待的同时,就又想到了她那



臧福兴烈士墓及纪念碑

招远第四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下旬,臧福兴同李秉诚、李丰盛、秦鹏飞等20多名中共党员受“民先”招远县队部委派充实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在整编后的第三中队担任班长。同年9月18日,在第三军第九大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的第61团第3营担任排长。至此,臧福兴正式被纳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行的大规模战斗,第五支队声威大振。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奉命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臧福兴调往61团1营任排长。

自1939年1月起,第五支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力转移到平、招、莱、掖边区开始创建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继续打击日伪军的进犯。臧福兴率部随大部队参加了石板丁家伏击伪军刘桂堂部、奇袭招远县城、围攻掖城、奔袭盛家、拉格庄、冯家伪王性初部等战斗,作战勇敢,战果辉煌。

1939年9月,第五支队遵照山东纵队命令,开始第2次整编,将部队编成第13、14、15团3个团,臧福兴调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四团特务连连长。

士们在臧福兴的影响下也没有畏缩,没有退却,而是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战况十分惨烈,臧福兴身先士卒,舍生忘死,多次与日寇进行殊死的肉搏战,用石头砸,用刺刀刺杀敌人,虽身体多处负伤,也仍然坚持战斗。臧福兴身材高大,作战凶猛,手持双枪左右开弓,所以他也成了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在掩护团首长突围的过程中,看到扛旗的战士中弹牺牲,臧福兴准备过去接过军旗的时候,不幸被敌人的重机枪打断了双腿,他强忍疼痛,奋力爬了过去,用左手撑起军旗,右手持枪继续杀敌,似一棵坚韧挺拔的青松屹立在灵山之巅。当敌人的重机枪再次扫来时,臧福兴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臧福兴牺牲时年仅21岁,他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洒在了招远灵山这片热土上,守护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永远也不能忘怀的“枪儿”。

二伯父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多年来,我一直在追寻二伯父的革命足迹,走访了几乎所有了解、知道点二伯父信息的人,翻遍了招远所有版本的县志及各种党、政、军材料,经过反复对比、考证,终于写成此文,追忆、缅怀我的二伯父臧福兴烈士。

感谢闫尧晨、徐军、王生玉、李文毅、兰瑞东、王德刚、陈少燕、曹诗微、丁鑫,我的两个姑姑提供资料和帮助。

怀故人

故人入梦来

阳春花

前天晚上我梦见了爷爷。爷爷衣衫破旧,老态龙钟,拄着拐杖,步履维艰,和他在世时最后几年一样。醒来后,我的心隐隐作痛,我知道世上再没有爷爷了,只有偶尔在梦中才能看见爷爷。

爷爷在世时,虽然每月有工资,但大部分都补贴给我们家了,他自己舍不得花。那时我们姐弟四个还小,家境不宽裕。爷爷每次到邮电所领工资都带上我们姐弟,每人买两个大生煎包。至今我仍记得那猪肉粉条大葱馅的生煎包,两面金黄,中间蓬松喧软,外酥里软,一口咬下去,直冒油,甭提多香了。爷爷不舍得吃,我硬往爷爷嘴里塞,他摇头就是不肯吃,抽着烟斗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比他自己吃还高兴。

爷爷其实不是我的亲爷爷,爸爸是被过继给爷爷做孩子的,爸爸的父亲是爷爷的哥哥。爷爷就一个女儿出嫁了,奶奶走得早。虽然我没有奶奶,但是爷爷给了我像奶奶一样的疼爱。妈妈说我从半岁起就跟爷爷睡。记得在寒冬的夜里,爷爷把我拥在怀里,我就像乖猫一样蜷在爷爷怀里,感觉爷爷的胸膛像火炉,可暖和了。酷暑的晚上,我们睡在凉床上,爷爷边摇着蒲扇驱赶蚊子,边给我讲故事。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讲杨家女将巾帼不让须眉。爷爷教育我要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出力。每次领工资,爷爷都单独给我5元钱买笔本。爷爷还专门给我作了一首打油诗:“万古江山一点墨,好吃等不得,爷爷盼你读好书,有文化了不得。”爷爷不识字,打油诗是念给我听的,我永远忘不了爷爷的教诲。

当时我就想,长大后一定要好好孝敬爷爷,可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报答,他就驾鹤西去了。爷爷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走的。那个早上我蹲在爷爷床前,还喂他吃了半根油条。爷爷爱吃油条。我一个劲地喊爷爷吃油条,爷爷含糊不清地答应着。我以为过几天爷爷就会好起来。可爷爷吃完油条后,妈妈叫我去喊姑姑来,我从爸妈悲伤的表情中看出了爷爷不好的信息。我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到了姑姑家,见了姑姑就失声大哭起来。姑姑忙问怎么回事,我结结巴巴地说“爷爷……爷爷……”随之姑姑也哭了,挽着我急急忙忙往我家赶……

如今我已成家立业,爷爷不在已多年,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